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四十五至五十一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潘坦

繹史卷四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晉滅虞虢

左傳（桓公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

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九年 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

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國語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龢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

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

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

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丹朱房后之說其言迂誕

左傳閔公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

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既畢諸侯遠己内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宫之竒存焉對曰宫之竒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兾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兾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

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師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紀年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　史記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　韓非子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

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廏繫之外廏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

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敘事有原委有姿態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

之外廐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宫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宫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

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左傳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宫之竒以其族行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國語伐虢之役

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新書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

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腵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就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

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歎曰嗟乎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牽合陳轅頗齊閔王楚靈王之事而一之非實可知

詩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詩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

人多喪矣　說苑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其言甚美但不宜稱大王蓋後人之寓言

自曲沃并晉至獻公除桓莊之族晉始驟彊前此嘗伐驪戎伐皐落矣又嘗滅耿霍及魏矣經皆不書而獨書滅夏陽晉是始見于經蓋重滅夏陽也夏陽滅而虞虢滅矣虢天子之大臣也虢公與鄭伯咸為王卿士王實私虢子頹之亂虢受上賞樊皮不臣虢公致討凡周室有事虢必與焉晉滅虢晉無天子矣方晉之初為侯也虢公銜王命以來旣而同朝于王二國之始蓋式相好然而虢不滅則虞不舉虞不舉則

晉無以圖淮泗之諸侯晉固未嘗一日忘虞虢也虢復構怨一歲再侵晉與虢之釁起而獻公私喜矣猶且深謀審視按兵不舉數年之内虢日以驕於是丹朱降莘蓐收入夢妖祥見而童謡作天時人事昭然明著晉侯始寢而不寐不禁摩厲之無從也虞公求玉於弟貪人無厭晉所素知荀息揖入為謀而兩國已在掌握之中宫之竒彊諫不聽廹夫牽馬操璧晉之君臣相視而笑夫固已熟籌之矣虢公奔于京師

天子不能聲討齊桓會于首止未敢過而問罪晉國

方殭彼虞虢何足以支之

繹史卷四十五

繹史卷四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魯人頌僖公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

詩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

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

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

敍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纉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纉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詩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云舊說皆以為僖公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

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又云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廟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是而蘊氏信之何哉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元年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 丁丑作僖

公主書不時也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作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

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國語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

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彊固將壽寵得没雖壽而没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左傳年四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

公來會葬禮也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禮會葬之禮於鄗上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茍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魯詩四篇其名則頌其體則風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魯列國也是宜有風而無頌臣子之於君父愛其身因以揚其名既將順其美又從而歌咏之是臣子

之極也故聖人有取焉魯以慶父之亂再世不寧季子起而平内難大義滅親援立新君卒能佐霸成功為魯國之令主其孫行父復請周作頌闡揚君德亦可謂之善繼善述矣僖公當惠襄之世能遵伯禽之法所稱尊賢禄士新祖廟修泮宮以及牧馬復舊諸事史不具見即從諸侯以謀東略亦未克有服淮獻馘之功也詩人得無溢美乎至於未徧而毙使文能承父之志僖公之業可成矣臣子之於君父愛之斯

頌之頌之斯禱之兼有望於後之為君者是以聖人有取焉爾魯以周公勲勞同於王者之後天子不陳其詩軼興軼衰越僖公十有九世矣有君如此而其臣能頌之是可以不亟録乎詩録魯頌書存費誓聖人之大有望於魯也如此夫

繹史卷四十六

繹史卷四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宋襄公圖霸

左傳僖公八年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說苑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

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令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傳言目夷長知非後妻子矣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

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曽不崇朝詩序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詩說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詩說顯明不嫌其僞

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檀弓

左傳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二十年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

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

君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

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

子目夷諱也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穀梁傳以重辭也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左傳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

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耉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

則如服馬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氣致志鼓儳可也○子魚暢言戰陳淋漓痛快足破襄公之腐・史記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韓非子宋襄公與楚人戰涿谷上襄公曰令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穀梁傳曰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

乎甲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

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旣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似嘲之似惜之旨溢言外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

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一敗塗地文王之戰豈爾

史記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襃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以商頌為此時所作異聞

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别無别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恶報恶也　夏五月宋

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穀梁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四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宋桓公之立也適當北杏之會齊桓之霸首在得宋自兩鄄以來每會先從三十餘年武勇不黷兵甲不頓國家晏然無事焉襄公乘數十年休養之餘復際齊桓謝霸之日奮志有為首定齊亂史以為商頌之作由茲而興當日之中外未嘗不大有望於襄公也卒之兵敗身死以為天下笑此其故何與蓋嘗聞之以力假仁謂之霸宋之力自固有餘服人不足襄公未見齊霸之盛而會逢其衰鹹也淮也牡丘也非不

身從然而救徐不克謀鄫不成襄公心竊易之以為取而代之無難也其視霸也易故其志遂驕於是執滕用鄫伐曹圍曹一歲之中三國交病乃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嗚呼宋亦愚矣中國之所以日患者唯楚耳以齊桓之彊合召陵之師徒包茅責貢僅亦服楚蕞爾宋國輙欲狎主齊盟乎楚人佯許而實誘之秋執冬釋宋國之無君也閲三月矣顧猶不悟以至敗泓辱國楚顧不逞得肆志以闚上國者宋襄

啟之也叩鼻衈社小國是殘重傷二毛大敵是恤師敗自觧欲以要名文王之師豈其然耶初公之立也以子魚為左師自是以來每事必諫倘能用其一言猶堪振禍昌為知其仁而不聽其謀剛愎自信囬敗是求宋國之不亡也幸耳列之於五霸不亦悉乎

繹史卷四十七

繹史卷四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齊五子爭立

左傳僖公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

韓非子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物之

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管子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

進公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
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
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
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呂氏春秋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
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
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
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

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鬭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霸長行私阿所愛用豎

刀而蟲出於戶

管子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

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

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

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嗺嗺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嗺嗺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

史記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

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淮南子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孟子疏引左傳云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今按左傳無此語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

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宫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

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宫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

曰公將以其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絶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

韓非子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

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内豎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閒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虗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

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禄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禄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

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竪刁一竪刁又至非絶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閒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

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諸家所記意同辭異各有其長韓非設難深刻

左傳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

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史記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穀梁傳非伐喪也　夏師救齊穀梁傳善救齊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狄救齊善救齊也

秋八月葬齊桓公

二十五年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公羊傳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

至巂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公羊傳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公羊傳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

也危之也　二十七年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史記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

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史記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叔姬同罪也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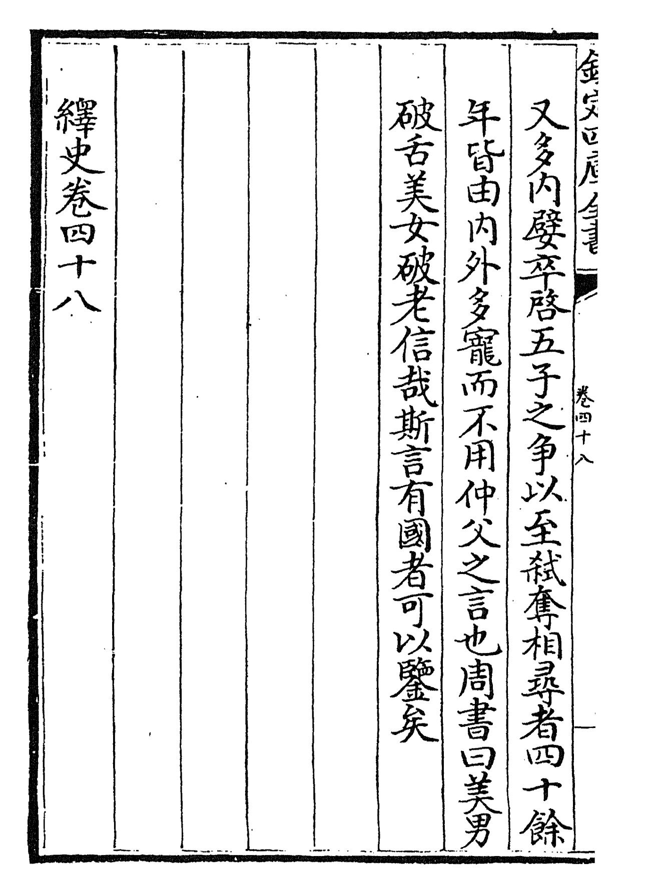
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公羊傳其言弗

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傳弗及者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内辭也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鄟丘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　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史記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納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口史敘諸公明晰

齊桓公有夫人三人皆無子如夫人者六人皆有子均非適也其孰當立以長則無虧矣其次則惠公元也管仲既歿五子爭寵桓公廢長立少自孝公已為不順潘與商人之徒咸懷覬覦矣孝公卒昭公殺其子以自立春秋略而不書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齊國内亂久見爭端昭之得國知非以義立者也昭既得位事晉惟謹是以享國二十年克終其世既而昭卒舍立商人背甘心下之乎用小惠以聚士弑國

君而執國母四年之中三侵魯鄙違逆王命蔑棄霸主即其行事是寡謀輕動弗能靖國者也申池難發國人未嘗過而問焉蓋懿實不道內外棄之二賊舍爵而後行固知其寡助之至爾諸子盡死惠公順國人之請而居君位納竹之罪亦無討焉夫商人之不仁元也惡之久矣始雖讓立心實不平邴閻之為賊未必非惠公志也初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開方也桓公不聽使三子專權



又多內嬖卒啓五子之爭以至弑奪相尋者四十餘年皆由內外多寵而不用仲父之言也周書曰美男破舌美女破老信哉斯言有國者可以鑒矣

繹史卷四十九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王子帶之亂

左傳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僖公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史記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

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十二年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十

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

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

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其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猒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

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埳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史記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氾子帶立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温

國語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

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内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勲力扵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扵它徵扵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

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

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

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
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
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
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
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
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
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
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新語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

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己王入于

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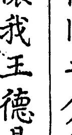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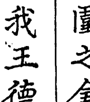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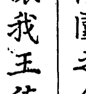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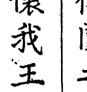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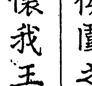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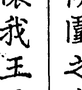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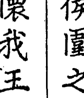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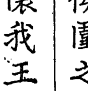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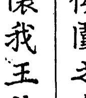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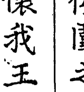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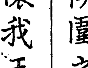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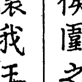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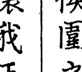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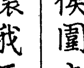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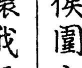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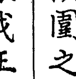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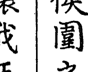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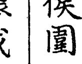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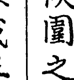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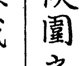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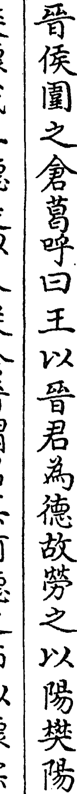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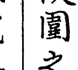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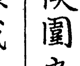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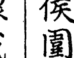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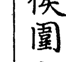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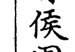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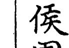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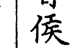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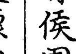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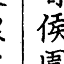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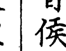
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史記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内地與晉○按命晉為侯伯在城濮戰勝之後史本紀誤載於此年

國語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於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於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行賂於草中之戎與麗

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于陽樊右師取昭叔於溫殺之於隰城左師迎王於鄭王入於成周遂定之於郟王饗醴命公胙侑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無若政何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欑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

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又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乃去及盟門而原請降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

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頼焉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猒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



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

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蕘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韓非子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
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
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
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
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
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
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
衛者信也〇得衛訛後年乃侵曹伐衛

王子叔帶以惠后之寵幾奪大子齊桓公會于首止
以謀王室既而襄王告難復盟洮以定其位奪嫡之
患始息齊桓既歿婦怨復興狄人助亂天子蒙塵晉
文公於是起而圖霸決策勤王取大叔而殺之王室

始靖叔帶之為亂也多歷年矣經兩霸主大難方已桓公之圖之也弭之於未亂之先文公之圖之也戡之於既亂之後均有功於王室者也唯是帶也以襄王母弟怙寵匹嫡召戎伐周亂形已著幸而逃亡齊桓公執而歸諸京師亦云宜也乃受而不討且為之請抑思葵丘之會初命曰無易樹子此何謂也王復姑息召之反國避鄭伯克段之名又蹈子頹奸位之禍諸侯震悼晉師納王於是請隧受田無何而有河

陽之召雖功業攸崇而天子陵遲極矣所以定哀之世傷天下之無霸而閔僖之世傷天下之無王無王而後有霸非得已也讀史者至於惠襄之際蓋不勝其辟雍鐘鼓之思矣

繹史卷四十九